



金屏 著

灵魂 不应该放纵

灵魂不应该放纵

金 屏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魂不应该放纵/金屏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3

ISBN 7-105-02724-X

I. 灵… II. 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0732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7.187 字数:160 千字

印数:0001—3500 册 定价:9.50 元

清明过后，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沙燕漫步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花园内。园内翠绿的柳枝上小鸟在欢快地鸣唱，一株株夹竹桃展蕊吐香。温暖的阳光照着她那张安详的鹅蛋形脸庞，黑黑的眸子里满含着喜悦和羞涩。沙燕一边深深地呼吸着嫩草的清香和鲜花的芬芳，一边把手轻轻地放在高高隆起的肚子上，就要做妈妈的幸福使她觉得今天的景致格外美丽。望着渐渐升高的太阳，沙燕开始往回走。今天是丈夫的休息日。她希望他能陪自己去医院看看，因为离预产期只差两天了，每一分钟沙燕都充满着激动的期待。

推开屋门，只见丈夫虽已起床，却没有吃她出门前为他做好的早点，只是坐在沙发上吸烟。望着丈夫被焦虑和不安笼罩着的脸，沙燕心中那份美好的感觉已悄然退去。结婚还不到一年，可他们已没有了那份新婚的甜蜜，尤其是近几个月来丈夫越来越焦躁，反复吵着还要去做买卖。他要走了家中仅存的伍佰元钱，为此沙燕没少劝他：“明华，你憨厚老实，不是做买卖的料，还是抓紧时间补习文化吧，你没见大家都在上文化补习课，以后要搞现代化，文化低了什么也干不成。”“得了，都快30了，学什么文化。你不见现在形势变了，政策变了，趁早做点买卖挣点钱，以后有了儿子经济也宽裕点。”每一次明华都这样回敬她。今天看到丈夫这个样子，沙燕又心痛又不安：“明华，你又怎么了？是不是买卖不顺手了？算了，不要光

想挣钱，还是抓紧学习文化和技术吧。”

“你少咒我！”明华急躁地甩掉手中的烟蒂，粗暴的声音里透着冰冷，使沙燕心头一凜，她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了解丈夫了。由于特殊的家庭原因，沙燕成年后没有像别的女孩子那样怀春织梦，祈望着心中的白马王子，而是把热情和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工作之中。直到她 25 岁那年，师傅给她介绍了对象。师傅说：“燕儿，你和别人不同，不要去追求虚的假的，找一个老实丈夫，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行了，我给你找的这个小伙子，我和他妈认识多年了，保证是过日子人家，小伙子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决不会欺负你，亏待你。”

沙燕最听师傅的话。从她 16 岁进厂，师傅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她，不仅不歧视她，而且还关心她，照顾她，使她得到了母亲般的温暖。她和明华结了婚，不太懂得爱的她也心满意足，实心实意地跟明华过。虽然明华今天的粗暴冷淡使她伤心失望，但她考虑到夫妻共荣共辱的关系，还是压住了冲上来的怨气：

“明华不是我咒你，咱们都是工人，没有做过买卖，俗话说得好，隔行如隔山，我是怕你有什么闪失，那伍佰元可是咱们省吃俭用攒下准备买洗衣机的呀。”

听着妻子那柔润中肯的话，明华眼中的怒气减退了，他愣愣地呆望着妻子，半晌“唉”了一声抱头坐在那里一语不发。“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讲呢？”沙燕温柔地坐到丈夫身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我把钱交给一个姓贺的，他说帮我们进电子手表，可是钱拿走了几个月，东西没来，人也不见了。”明华低沉迟钝的语调在沙燕听来却犹如晴天霹雳，而伴着这声霹雳的是一团一团涌上心头的阴云。她并不

是担心那伍佰元钱，而是担心那袭上心头的不祥的预感。

刚才的心还是晴朗朗的天，现在却被一片阴云遮住。她没有了那幸福的欢愉，没有了那憧憬中的甜蜜，她的心被一种沉重的忧虑压迫着。该怎么办？指责他，诅咒他，那只能引起俩人更激烈的争吵，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处在这种思想状况下的青年不只他一个，人们已经由过去思想上盲目崇拜转到了行动上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商品经济是热门话题，一切向“钱”看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在这种多变而复杂的形势下，沙燕也处于朦胧观望的心态中，又怎么能去说服丈夫呢？听之任之吗？她无法排除那可怕的预感。她慢慢地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那春意盎然的艳阳天，明媚的春光激起了她对生活的渴望。这并不富有的家，这即将出世的孩子和眼前的丈夫对她来讲太重要了，这是倦鸟的归巢，这是她生活的港湾，是十几年切盼热望的祈求：她是在缺少爱，缺少温情的残缺家庭中长大的，1959年她父亲因杀人罪被处决，她母亲因经受不住这打击而神经失常。幼小的她得不到应有的照顾，病中的母亲不能给她应得的母爱，发起病来的母亲经常是整天在大街上奔跑，而她也常常因饥饿哭得声音嘶哑，若不是邻居的几位大妈看她可怜，常抱她回家哺喂，恐怕早就饿死了。在她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那双直瞪瞪看着她的眼睛，那里没有爱意，没有抚慰，有的是恐惧，是疑问。小的时候大妈们常抚着她的头说：“快长大吧，长大就好了！”沙燕从懂事起就盼自己快长大，她就是在企盼中长大的，虽然可怕的厄运一直跟了她十几年，甚至夺去了她的母亲，连那不完整的母爱也夺去了，可她并不屈服，不灰心，她坚信长大了厄运就会过去，自己会和同龄人一样过上美好

幸福的生活。以后，随时间的推移，情况果然一天天好了，政策变了，形势转了，她从受歧视的屈辱中解脱出来，进厂当了工人，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她时刻没有忘记自幼养育照顾她、给她以温暖希望的大妈、街道干部、工厂师傅们，她把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热情加倍回报给社会。她今天能够步入同龄青年的同轨生活，靠的是那些善良正直的人们的帮助扶持，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抗争。她珍惜它，爱护它，她不能让这宁静的生活受到干扰。

她回到丈夫身边柔声问道：“你最近见到那个姓贺的了吗？”

“我和小齐天天找他，见着两次，他借口说给我们拿钱去又溜了。”明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沙燕已经预感到了事情的结果：“看来他不想或无法还钱了。我看你只有两条路，一是报案，依靠法律追款；二是不理他了，只当是交了学费，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

“不成，都不成！”明华急躁地说，“他说了，如果我们报案，他就说我们参与走私，那批表是走私品。我饶不了他，伍佰元，他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还我！”

听着明华恶狠狠的声音，看着他那渐露凶光的眼睛，沙燕心中的忧虑更加沉重，不祥的预感更加清晰，她几乎是哀求道：“明华，你千万不能莽撞，伍佰元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再挣，你要多想想咱们的家，咱们的孩子……”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就是为了家和孩子才这么做的。”明华打断她，站起身朝外走。

沙燕一把拉住他：“你去哪儿？……”“我去找小齐！”

“你回来！听我说……”。明华甩开她：“净说些废话管什

么用!”

听到门“嘭”的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了。沙燕顿觉一阵晕眩，她头昏眼花，四肢无力地坐在床上，那颗心被焦虑和担忧包围着。这时婆婆推门进来说：“你喊什么呀？明华干吗去了？你们吵架啦？”望着弱小的婆婆，沙燕知道告诉她只能陡增一个焦心的人，她嘴里说着“没事”，心里却在想：怎么办，找谁帮忙去找找明华呢？大弟弟旅行结婚去了，小弟弟上连班怕今晚是回不来了，公爹工作单位远，一星期回来一趟，找邻居吧，又怕闹得满城风雨的。她只好闷闷地呆坐着，婆婆以为她在赌气，就回自己屋去了。沙燕躺到床上，眼睛呆呆地看着墙壁，脑子里时而是一片空白，时而是一片混沌。

直到那西坠的夕阳快要收尽最后的余光时，明华猛地推开门：“我们找到他了，他和他媳妇都保证今天还钱，两口子借钱去了，今晚让我们去他家拿。”他边说边拿起凉杯喝了一气凉水，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沙燕将信将疑地坐起身子看着他。“咱们吃什么呀？我饿了。”明华翻开柜门四处寻找着吃的。

“我一直担心你，还没做呢。”沙燕边说边下了地。

“这不是瞎掰吗，老娘儿们，就会这个。”明华不无嘲弄地说，“快做饭吧，吃完饭我还走呢。”

沙燕不满地看了他一眼：“柜子里有挂面，你做锅热汤面吃吧。”

草草地吃过饭明华又要出去，沙燕犹豫了一下还是对他说：“明华，早去早回，钱能要就要，要不来再想别的办法，如果不是故意坑骗而是因为不会做买卖亏了本，你就容他几天，别逼得太急了。”

“行了，行了！老娘儿们这套又来了不是？到底是女人，办不成大事，别看你当个团支部书记，在那小小的街道厂子里红得发紫，可到社会上你不行，头发长见识短，逼他？不逼他能答应还钱吗？”明华说着转身要走，沙燕一把拉住他：“那人家住哪儿？”“干吗呀？”明华不耐烦地问。“如果你……”沙燕想说：如果你今晚不回来，我就去找你，又感到不吉利就改口说：“如果你时间长了，我好去找你。”明华急了：“你别找我，大着个肚子，能帮什么忙。”说着拉门走了出去。

沙燕第一次看到了丈夫忠厚善良的本性中，那执拗倔强的一面。她收拾了碗筷，打开电视机借以打发这难挨的时间。她换了一台又一台，哪台节目也看不进去，便索性关掉它，洗了手脸上床躺着。婆婆从厕所回来发现她一人黑灯躺着，开门进来拉开了灯说：“你睡啦？明华又出去啦？你都快生了，他还出去跑，你有信儿怎么办？”

“妈，我没事，明华他一会儿就回来，您坐吧。”沙燕招呼着婆婆。

“不啦，我去睡了，你要觉得不对劲儿赶紧叫我。”

“哎，您放心睡去吧。”沙燕将婆婆送到门口，望着进了自己屋的婆婆，她又随手关了灯。没有拉上窗帘的玻璃窗上映着皎洁的月光，把屋子里照得很亮。她隔窗望着那一轮圆圆的皓月高挂在中天上，心里想着身边发生的事情，沙燕不禁在心里吟咏着苏东坡的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她反复吟咏着，企盼着，盼望明华早点回来。由丈夫她又想到孩子，她开了灯，找出婴儿的小衣服摆弄着，这些都是她亲手做的，她把它都用一块纱巾包好放到一边，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件没有做完的男式

衫,这是她给明华做的,想到以后有了孩子时间就紧了,她想趁今晚睡不着把它做完。可是她拿起衣服,脑子里乱糟糟的,缝也缝不好,总是扎手,她索性把它扔在一边,躺下去继续那漫长焦虑的猜想,直到她眼睛瞪累了,心也想累了,才昏昏然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不知是几点,她睁开酸涩的眼睛四下看看,当她意识到明华还没有回来时,她猛然起身想下地,可是一阵头昏心跳使她又重新躺了下去。这时,她似乎看见了几个人影进了婆婆的屋子,过了一会那屋里有人大叫婆婆的名子,有人喊着:“掐人中!”沙燕预感到出事了,她挣扎着下了地,走到门口,只见街道主任和一个干部模样的男子架着昏瘫的婆婆从屋里出来,看见沙燕街道主任说:“我们送你婆婆去医院,你想办法通知你们家里人一声。”几个闻声出来的邻居跑过来帮助把婆婆抬了出去。随后屋内出来两个警察,一个是本片民警,另一个不认识。看见沙燕后,民警对身边的同事说:

“这是程明华的爱人。”又对沙燕说,“你先别着急……”他欲言又止地看了看同伴,两人相对望了望,那人看了看沙燕说:“程明华因持刀伤人被捕了。”沙燕脸色苍白地站在门边,一语不发,她料到了,当她听到第一声异响就明白是明华出事了,他到底还是没有听她的劝告,走到了这步。她后悔为什么昨天没有坚持不让他去或同他一道去。或许那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她后悔自己已经预感到不幸,为什么不竭力阻止它发生,她胸口发闷,喉咙发堵,木然地看着眼前两个穿警服的人。

民警又看了看自己的同伴对沙燕说:“你别太着急,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先走了。”

沙燕毫无表情地望着他们走出去。她慢慢地转回自己房

内，墙上那醒目的结婚彩照映入她的眼帘。照片上身穿新郎装的程明华那双不大的眼睛、那棱角分明的嘴上都挂着笑意，那张国字形脸上像涂上了油彩，放着光。看着看着，沙燕心头产生了憎恶感：你高兴得太早了！你自以为是！不听劝告，闯下大祸。她真想拿点什么朝那相片摔去，她猛一转身，忽觉下身一股异样感觉，跟着腰部感觉发酸，她感到了什么，于是她找了张纸给一会儿下班回家的小叔子留了张字条：我和妈都去医院了！然后她拿起准备好的东西冲出了屋门。她朝院里看看，静悄悄的，在家的几个邻居都帮助送婆婆去了。她赶忙冲出院门，冲上大街疾步朝医院走去。下身疼痛感觉加重，腰部有一种像要折断似的感觉。她想不能去合同医院了，便忍着阵痛朝附近的医院走去。她脸色苍白，满头是汗，脚步踉跄地扑进产房，扑到了那雪白的床上，那排山倒海般的阵痛开始了。

她断断续续地回答了满脸惊讶的医生的询问，医生简单地作了登记。她拼命鼓起肚子，抵御着难言的痛楚，双手紧紧攥住床边的拉手，用尽力气完成这延续生命的程序。

当她听到婴儿响亮的啼哭，她没有生子的喜悦感和做母亲的自豪感，望着护士手中那红红的婴儿，听着护士的祝福：“恭喜你，是个小子。”她禁不住两行苦涩的泪水流了下来，她在心底喊：“儿子，这是我的儿子，你来了，你不能给妈妈带来欢悦，妈妈不能给你带来幸福。”

她想抱过这不幸的果实大哭一场！她想抱过这婚姻的结晶诅咒苍天的不平！可她没有力气了，昨夜的失眠，刚才的奋力，使她筋疲力尽，她昏然睡去。当她睁开眼睛时，她发现自己躺在充满欢声笑语的病房里。见她醒来了，旁边一位还没

有生产的妇女问：“你醒了？你什么时候住的医院呵，生得这么快？”另一位产妇说：“好像她是从门诊转来的，对吗？”病房护士也连忙过来给她做产后检查。护士微笑着对她说：“你真行，睡得真香，你的家属呢，来没来呀，要不要我替你通知一下呵？”一句话把沙燕拉回到严酷的现实来了，她想起了家中的一切，于是，一种悲怆的思绪骤然涌上心来，她勉强克制住哽咽，用力牵动嘴角笑笑：

“谢谢您，不用了，一会儿我自己打电话去。”说完她闭上眼睛努力克制住涌上来的泪水。她心中翻腾着五湖四海的惊涛大浪，但这次不是牵动她的肚子，而是她的心。她刚刚脱离了一场生死之梦，却又陷入了一种更可怕的梦境，一场她自己无法抗拒、无期无助的梦。她不知这恶梦几时能结束，何处是尽头，它像夏日的骤雨打得她猝不及防。

忽然她觉得有个人影站到了她的床头。她以为又是护士来了，便没在意。当一个手指在她潮湿的眼角抹了一下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哭了，赶紧睁开眼睛。啊，是刘芳！她心头热浪翻腾，两手紧紧抓住刘芳伸过来的手，把她拉向身边，让她挡住自己满眼泪光。刘芳俯下身子，俩人默默地对望着，传递着彼此要说的话，无声的交流使两颗相知的心产生了共同的震颤。多少次了，每当沙燕遇了风浪险滩，总会看见刘芳那理解关怀的眼睛。自幼至今，十几年的相处，使她能看到对方眉梢眼角的一颤就能领会对方的心意，相互的吸引与相互的依赖，构成了她们足慰平生的友情。此时，在刘芳紧握的双手中，沙燕得到了克制情绪的力量。她含着泪水对刘芳说：“我要出院。”刘芳点点头，摇了摇沙燕的手，转身走出去了。沙燕装着揉太阳穴的样子，擦干了眼角，安静地等着刘芳。

过了许久，刘芳领着医生回来了。隔不远就向沙燕送来会意的眼波，沙燕踏实了。

当刘芳伴着她们回到家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了。小叔子过来告诉她，婆婆打安定刚刚睡下。刘芳一边帮她给孩子打奶一边说：“我看今天你就别过去了，让老人家看着这样更伤心。”小叔子走到床边抱起孩子看了又看，一脸悲凄愁苦的样子让沙燕心里发酸，她说：“三弟，你也累了一天，去歇会儿吧，有事我再叫你。”小三点点头无声地出去了。

刘芳帮她料理完事情，做了一碗面端到她眼前：“多少吃点，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注意身体，你先休息，我得赶紧回去赶稿子了，明天我再来，千万别下地，脏衣服留我明天来洗。”沙燕肯定地点点头，她知道刘芳对工作的认真劲儿，为了让她放心，她上床躺在孩子身边。刘芳又亲了亲孩子带上门走了。

当屋内只剩下沙燕一个人时，那止不住的泪水刷刷地顺着脸颊流淌下来，清冷的房间更使她感觉寒意四起。这新婚不久的暖巢变成了凄苦的寒窟，尽管窗外已是春意融融，草木芳菲，而屋子里却是屋寒人悲，物是人非，剩下的只是无助的凄苦与悲凉。墙上新婚的合影色彩依然，而新婚的人却不知身在何方。她盼望着和丈夫百年和好，形影相随，却落得劳燕分飞，别鹤孤鸾。她盼望着自己的生活苦尽甘来，安居乐业，而如今却永无宁日。25年前，她母亲就是在重创之下心同槁木，一蹶不振，使精神与感情全面崩溃。25年后，同样的命运落到了她和儿子身上，何其相似！何其残酷！这是为什么？是命运的嘲弄？还是命中注定？人说：“天意怜幽草。”又为什么大水偏冲这独木桥。面对床上那熟睡中的婴儿，沙燕浑身麻木，脑子里空空荡荡，不知身在何方。心在揪痛，头在晕眩，

她泪眼迷离地扑到床上，搂紧了孩子。

大概由于她用力过猛，弄痛了儿子，孩子从沉睡中惊醒，大声哭起来。这哭声如一声惊雷，把她从迷茫中震醒；如同一道闪电，把她混沌的头脑照亮。她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她连忙抱起孩子，走到床边，拿起刘芳打好的奶，用嘴试试还是温的，就把它递进孩子的嘴里，看着他贪婪地吸吮着。

她腾出一只手来擦干泪水，认真地审视着自己的儿子。她逐渐感到个性的回归与力量的凝聚；她决不能让自己像母亲那样垮下去，25年的历史时针决不会倒转，自己和母亲毕竟不属于同一个年代，她应该比母亲更坚强！从那种苦难中走过来的她明白，在这痛苦的时刻，眼泪哭喊是无用的，她母亲在哭喊中过了十几年，也没有摆脱母女俩的不幸。如今，她要用默默地承受来与命运抗争，她要用清醒的思考来应付瞬息万变的生活，寻找机会改变自己和儿子的处境。

冬至过后的一个中午，她接到了探监通知和丈夫的来信。她那近乎麻木、近乎平静的心又一次受到了强烈的震撼，面对着它们，她觉得曾几何时她认为永远摆脱了的厄运的羁绊又像魔鬼附体一样紧紧缠绕着她，企图把她拖回到那种充满辛酸和屈辱的生活里去，她历尽艰难修补起来的那颗支离破碎的心，她坚持不懈地努力才得到的完整的人格，今天都被打碎了，她由一个自强的团干部变成了一个犯人家属，她的嘴唇在剧烈颤抖，她的脸被痛苦扭曲，她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可是，看着丈夫满纸的忏悔和思念，为人妻的情分又使她心有挂念。她满怀惆怅，举棋不定，坐在屋中呆呆地出神。

这时婆婆走进屋来，满脸是泪地对她说：“去吧，去看看他，不仅你去，还得带着孩子，孩子八个月了，还没见过爹呢。”

“那怎么行，把孩子冻坏了。”

“那怕什么，多给孩子穿点，你不带他去，我带他去。”婆婆显然是在胁迫她。

她望着熟睡中的孩子说：“不行！把孩子折腾出病来，我受不了。”

婆婆看着她半天没有说话，随后走出屋子，回到自己房间。一会儿从婆婆屋中传来了哭声：“我的傻儿子呀，你为了给家挣钱去拼命，谁领你的情呀，如今你犯了法，谁管呀？你一走15年，妈可怎么活哟。”

沙燕烦躁地用被子蒙上了头，她恨丈夫不争气，让她蒙受耻辱；恨婆婆肤浅，说这种刻薄话，她决定不理她也不劝她，她良心平静，因为她没有逼着丈夫去挣钱。

“大姐，大姐！”

听到小叔子的声音，沙燕掀掉被子坐了起来，平静地看着他。

“大姐，求你去一趟吧，不然我妈一着急又犯病了。”看着小叔子那诚恳求助的神态，想着上次婆婆有病的情景，沙燕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你去对妈说，我去。”

当她抱着孩子坐在去往茶淀的列车上，置身在一群犯人家属中间时，她稍稍感到些宽慰，使她在见到丈夫时的心情已不再十分沮丧。来到监狱后，望着分别数月的丈夫，她内心涌起了一股作妻子的柔情，看着丈夫搂着孩子不停地亲吻，看着他愧疚地看着自己，她心里原谅了他，对他产生了新的期待，她多么想扑进他宽阔的怀中，寻找丢失的梦意。

她长久地望着他，慢慢地靠近他，把头贴在孩子身上，两颗泪珠悄悄地滑下了面颊。她悄悄用手指擦去了眼泪，抬头

想对丈夫说什么，突然从屋外的操场上传来一个人的声音：“程明华，让你爱人多呆会儿，一会儿我找她谈谈。”

沙燕循声望去，一张那样熟悉的脸在她眼前闪过，她感到了心的狂跳，血的汹涌，她站立不稳，一把攥住了丈夫的手臂。

“你怎么了，累了？”丈夫诧异地看着她。她慢慢地坐在身旁的木椅上，极力睁开自己的双眼，想再看一眼窗外那张脸。可是，那张脸已随着快步离去的身影消失了。她用发颤的声音问：

“刚才说话的是谁？”

“是我们的队长叫杨健，他对我挺好，他说我这种偶然性犯罪同一贯杀人犯不同，主要是法制观念不强，遇事欠思考，让我好好改造，说是会区别对待的。”

丈夫的话根本没进沙燕的耳朵，她满脑子嗡嗡的响声，只有两个字：杨健！杨健！

这刻骨铭心的名字，这张终身难忘的脸，尽管事隔十几年，却一直深埋在她的心底，包括他给她带来的痛苦和甜蜜。今天在这里和他不期而遇，无疑是揭开了她心底的伤疤，使她新伤加重，旧伤流血，那些她不愿回忆的往事，瞬间都涌到了心头。她仿佛看见，他父亲当年身穿警服代表法律对自己的父亲作庄重的宣判；仿佛看见他父亲站在教员室里对自己大声叱咤：不许你和他来往！

正是由于他父亲当年对自己的偏见，才造成了她生活脱轨，使本来就不幸的她更是雪上加霜，过早地结束了学生生活。她重病的母亲也因此死亡，使她终生良心内疚，而当年他父亲是正义的化身。

十几年后，历史的悲剧又不幸地重演了，她丈夫和杨健又

站到了执法与犯法的对立面。她觉得有东西哽在喉头，咽也咽不下，吐也吐不出，她伸手搂过孩子，心中异常悲怆忧怨。她想大笑大哭，笑这人间的滑稽，笑这命运的不平，她无法抑制心潮的澎湃，她一分钟也不能再停留了，否则将无法控制自己。她把东西交给丈夫，对还蒙在鼓里的丈夫说：“你多保重，我走了，以后我再来。”

“什么，你不能走。”刚才还有些顾忌的丈夫，情急地招呼着她，“你不能走，队长要找你谈话，没准儿还能让你住两天，我们这儿有客房，我们快一年没见了，我想你。”

望着丈夫那呼吸急促的神态，沙燕心中那抵触的情绪又升起来了，她用力挣脱他，压住涌到嘴边的冷笑，克制着说：

“不行，我什么也没给孩子带。”

明华血红的眼睛望着她：

“你怎么了？讨厌我？恨我？是不是？”

她转过头去说：“说这些干什么，我是为了孩子，怕给他折腾出病来。”

“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给孩子和你多挣点钱。”

“钱！钱！你就知道钱，为了钱你可以去杀人，还可以去放火，谁让你这样去挣钱的？”沙燕怒不可遏地说，两眼喷火地看着他，看着丈夫满脸通红，满眼委屈的样子，沙燕缓了口气，“明华，只要你改，我等你。”

“15年哪！”明华深深地叹息着，看着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痛苦和无助的愁绪笼罩着他。

“你放心，我能等。”沙燕柔柔地说。

“那你今天别走，呆会儿队长还要找你呢。”

一句话把沙燕从柔情中拉了回来，痛苦不堪的神情又回